

# 風流劍俠

上  
九華生 著



# 风流剑侠上

九华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风流剑侠中

九华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风流剑侠下

九华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流剑侠(上、中、下) FENG LIU JIAN XIA 九华生著

---

责任编辑: 刘明涛

---

|                |                  |               |
|----------------|------------------|---------------|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 787 × 1092毫米32开本 | 27.625印张      |
| (长春市新华大街副136号) |                  | 563 000字      |
|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 1991年11月第1版      |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
|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印数: 35 000册      | 定价: 12.80元    |

---

## 第九章

富贵赌坛共有八座院落，占地极广！

天哑老人手握鬼枪，心无二用，只想早点替徒弟报了仇，好回他的君山，享受他的活鱼美酒。

丑金刚则对这座宏伟的巨宅，产生无限景羡。

颜尚书府失窃的那批宝物如果沾不上边子，能拥有富贵赌坛这一片基业，也比他在夏口那种小地方鬼混要强多了。

所以，丑金刚在一路走向后院时，又生出了一份私心，他希望等会能找个好藉口，挑起师父的怒火，将这里打个落花流水，然后他再传招夏口十三豹，将这座赌坛据为己有。

如果这位丑金刚知道对方正在打他师徒的什么主意，他大可不必为等会儿找不到藉口而烦恼。

就算找不到藉口，对方也会给他一个藉口的。

这个藉口现在已经来了。

当三人走进院落时，雷四爷忽然扭头笑着道：“地牢就在前面那两根天灯柱子底下。”

他好象忽然想起老的是个哑巴，于是，又学着跟哑巴交谈的手势，先指指柱顶，再指指柱根，然后双手食指合画了一个长方形，表示下面就是地牢。

丑金刚先点头，天哑老人跟着点头。

就在天哑师徒两人先后分神点头之际，身后长廊上两根巨柱后面，忽然悄无声息地窜出两条身影。

两人正是龙组的“龙五”和“龙七。”

龙五和龙七的兵刃，都是轻便快利的雁翎刀。两人身手灵敏，又是蓄势以待，此刻出其不意地窜将出来，不啻两条猎食饿豹，其势既猛且疾。

两把雁翎刀，带着两道银光，如怪蟒吐信，如闪电穿云，直奔天哑师徒后脑门。

丑金刚虽是个粗人，但耳目完整无缺，尽管事起仓促，尚不难急中求变。

天哑老人的情形就不同了。

他手中那根黑黝黝的鬼枪，如果叫开了正面干，就算是龙组七人联手齐上，相信也很难伤得了这位老枪王的一根毛发。

但是他有天生的残缺。

他无法听音辨位。

所以，丑金刚耳听脑后风响，立即卸肩侧身，上面闪开了龙七的刀锋，下面则一脚扫出，反攻龙七中盘。

天哑老人则等爱徒有了举动，方才惊觉中了敌人的诡计。

然而，已经慢了一步。

雁翎刀锋过处，虽未刺中他的后脑门，却已在他左肩上刺了一个洞。

天哑老人一生从未吃过此等大亏，怒火攻心之下，也感觉不到肩头上的痛，翻身一枪，便朝龙五咽喉刺去。

天哑老人以先天性的聋哑残疾，而能以枪法称尊武林，主要的原因便是他的一套枪法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威力。

断魂枪邵火狮虽未跟天哑老人正式交过手，早在二十多年前，却曾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亲眼见过天哑老人一人一枪，独战汉中四大王的情形。

汉中四大王都是胡人，各有一身怪异的武功，连当年的九大门派，都对四大王的胡作非为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

那一场大战发生在北邙荒郊，邵火狮恰好自潼关归来。

他以一位枪法大行家的身份，杂在成千观战闲人中，起初原以为天哑老人以寡敌众，对手又是当时武林中天字号的四大魔头，最多不过顿炊工夫，必然落败无疑。

没想到，先后不到一盏热茶光景，战事就结束了。

四大王死了两个，伤了两个。

壮年时的天哑老人，脾气尚不如何暴躁。他见受伤的两天王已失去抵抗能力，并不赶尽杀绝，抹尽枪杆上的血迹，掉头就走了。

那一战的惨烈景象，虽然事隔多年，但邵火狮只要一

回想起来，便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忘也忘不掉。

因为多年来，他始终参悟不透，当年面临紧急关头的一瞬间，天哑老人那要命的一枪究竟是怎么出手的？

而这也正是这些年来，邵火狮虽然在一套断魂枪法上已达炉火纯青境界，却一直不敢招惹天哑老人的主要原因。

他曾不止一次地演练，反省沉思。

最后的结论是，如果真的跟这个老哑巴对上了，他最后的下场，势必与当年的四大天王下场相同，他也绝逃不过老哑巴在紧要时那怪异至极的一枪！

龙五虽说也是一名高手中的高手，但跟他们头儿断魂枪邵火狮比起来，显然还是差了一大截。

如今，这一枪就是换了邵火狮都不一定化解得了，他老兄只好自认生不逢辰，另行投胎重做人了。

丑金刚一脚未能扫中龙七，天哑老人却后发先至，一枪正中龙五咽喉。

天哑老人出枪快，收招也快。

龙五喉管喷血，身躯尚未倒下，天哑老人第二枪已无法形容的速度刺向雷四爷的胸膛。

雷四爷当然也无法逃过这一枪。

不过，他死得实在冤枉。

伏击天哑师徒，是龙组的任务。他只须将天哑老人诱入后院，他的任务，便算完成，就该迅速抽身而退。

但是，他舍不得离开。

受了好奇心驱使，他想稍稍耽误片刻，看龙组七兄弟如何收拾这对师徒。

在他想来，这对师徒受到冷袭，一定会手忙脚乱，是

否能应付得了龙五和龙七的攻击，尚在未知之数，哪还会有闲暇顾及他这个“旁观者”。

这当然都怪他见识不够。

如果他早知道这个老哑巴就是来自君山的天哑老人，相信他一定会跑得比什么人都快。

可惜当他蓦然发觉这老哑巴可能就是天哑老人时，天哑老人那一截尚带着一丝热气的枪头，已毫不留情地插入他的心脏。

“杀！”一声厉呼，不知来自何方。

紧接着，象两道对冲的巨浪一般，二十多条人影，分自两边院墙跳下。

前面带头的是“龙老大”、“龙二”、“龙三”、“龙四”和“龙六”；第二批则是“天门三十六杀手”中留守赌坛的十八名杀手。

如再加上庭院中正跟丑金刚交手的龙七，总数是二十四对二。

龙七的武功不比丑金刚差多少，只须再加两名杀手，便足够丑金刚穷于应付了。

另外二十一件兵刃，则可以全部用来招呼天哑老人。断魂枪邵火狮站在远处一座阁楼上的窗户前，点头冷笑，满脸杀气。

他此刻心中充满的，并不是得意，而是气忿。

他气的对象，也并不是天哑师徒。

他气的是那个无心老婆子。

今晚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这对师徒撂倒，为的就是要给那老婆子看看颜色；豢养你臭婆子这么多天，算我

姓邵的喂了一条老母狗。没有你这条老母狗插手帮忙，我邵某一样办得了事！

天哑老人虽然已隐居君山多年，但身体强壮如昔，武功也未荒疏，敌人阵容如何浩大也吓不倒他。

他有的是以寡敌众的经验。

所以在层层包围之下，他依然毫不慌乱，一根鬼枪吞吐闪缩，依然枪枪不空。

龙二、龙六，以及四名杀手，很快就成了他的枪下之鬼。

而他自己，由于先前中了龙五一刀，一直未加裹扎的关系，也已成了一个血人。

这是一场残忍的大厮杀。

邵火狮方面已经死了八个人，跟着要送死的人，也许还不止这个数。

但是，在邵火狮这一方面，就算再多死几个人，也不算一笔承受不了的损失。

龙组七猛将，只是四个特别小组中的一个组，十八杀手也只是三十六杀手中的一半，只要缠战下去，这一边几乎随时都能有新血输入。

而天哑师徒，再强也就只有师徒两人。

一名江湖人物，无论他的武功如何精绝，如果仅精于技巧，而没有足够的体力配合发挥，便是毫无实用价值的花拳绣腿。

天哑老人年事已高，虽然体魄强健，但总有个限度。

他肩胛上已经带伤，如果敌人一拨一拨的永远欲杀不尽，他又能支持多久？

所以，可以预见的，除非出现奇迹，这对师徒今晚可说是死定了！

今晚这一战会不会有扭转大局的奇迹出现？

答案是：大局将会扭转，但绝不会是什么奇迹。

因为，今晚这场战事，本来就象棋局一样，原是有心人的一场刻意安排，一场巧妙的设计。

邵火狮的人马，以及天哑师徒，只不过是棋盘上的几个棋子罢了。

血战愈来愈见惨烈。

一名中了鬼枪的杀手，倒地绝气之前，不知从哪里生出的一股蛮力，竟将紧握在手中的一根狼牙棍，呼的一声掷了出来。

天哑老人一时不察，狼牙棍擦腿而过，又划开几条血口子，伤虽不重，却大大影响了天哑老人的出枪速度。

天哑老人火上加火，七窍冒烟，自然又有几个杀手倒霉。

鬼枪盘转，飞洒如雨，六七名杀手纷纷中枪倒地，龙三和龙四，亦告重伤。

同一时候，丑金刚身上也中了两三刀。

如今，邵火狮方面的人马，已只剩下了龙老大和龙七，以及八九名杀手了。

这对于天哑师徒，本该是个有利的局面，无奈丑金刚伤得不轻，天哑老人也开始冒汗喘气，鬼枪威力大减，实

际上并不比敌人的情况好多少。

就在这对师徒负伤苦战，渐感力不从心之际，随着一阵鼓噪之声，飞天虎张恒忽然带着十六名杀手，冲进后院。

远处阁楼上观战的邵火狮，神情顿时开朗起来。

由于飞天虎率领的这股生力军突然加入战圈；这时的天哑师徒，就是甘心认输，想来个突围撤走，也没有机会了。

不过，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显然并不是最后的变化。

飞天虎张恒带来十六名杀手刚刚冲进后院，西厢房脊暗处，突然喇的一声，如弩矢般射落一道身影。

这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是个身材修长，五官端正，肤色如铜，唇角噙着一丝笑意，于粗犷中透发一股玩世不恭意味的年轻汉子。

看清这名年轻汉子的容貌和身材，第一个大感惊慌的人，是丑金刚左天雷。

因为他已认出这个年轻人正是那天在王大麻子小酒店里，他想从对方身上，以黑吃黑方式，分润颜尚书府那批失窃宝物的大恶棍殷风。

那天，他是因为以霸道手段捅向殷风，才遭胡矮子打伤的。

胡矮子是他的仇人，殷风是胡矮子的朋友，又曾受过他的恶言相向，如今冤家狭路相逢，自然对他们师徒大大的不利。

但大出丑金刚意料之外的是，殷风现身之后，竟然看也没看他们师徒一眼。

只见殷风长蛇剑一拦，找碴的对象，竟然是那位如今

已提升为大总管的飞天虎。

“快离开这里，大总管，屋顶上面有人在等你。”

“谁在等我？”

“上次在慈善庵，因轻功逊你一筹，结果没有追上你的那个穷老头。”

“他等我干什么？”

“重新比划比划。”

“大爷没有那闲功夫。”

“大总管不给面子，殷某人只好得罪了！”

长蛇剑一晃一闪，剑尖突如蛇信般点向飞天虎的咽喉。

飞天虎大吃一惊，忙不迭抽身疾退。

他过去只闻殷风这个恶小子剑法精绝，怎么也没想到小子出手竟是如此快速得不可思议。

殷风一点也不放松，如影随形般，一个箭步追上去，长蛇剑尖，原式不变，仍然指向飞天虎的咽喉。

飞天虎只好继续后退。

他手上虽然握着一把开山刀，但是，殷风剑的速度也实在太快了，他手上那把沉重的开山刀，不仅成了一件废物，甚至成了一种累赘。

殷风的长蛇剑尖，须臾不离他的咽喉要害，他根本无暇分神使用自己的兵器化解。

“我已放弃了两次杀死你的机会。”殷风带着笑意道：“如果你以为这是你阁下身法精妙的关系，你就不妨再跟你自己赌一次。”

飞天虎酒色财气俱全，就是不喜欢赌。

尤其是不顺的时候，他更不喜欢赌！

所以，他乖乖地听从了殷风的建议，倒退一步，拔起身形，掠向东边院墙。

半空中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哈哈大笑道：“这就对了！小子。放开蹄子跑吧！这次老夫如果再逮你不着，我江东流就跟着你小子改名张雨流！”

殷风听了，微微一笑，旋身挥剑杀入杀手群。

眨眼之间，咒骂嚎叫之声大作。新加入的十六名杀手，一下子就去掉了一大半。

这次阁楼上观战的邵火狮，脸色大变。

他思索了一下，转向身后一名随从挥手道：“去告诉那个无心老婆子，她要找的那个殷风，已被我们派人引到这里来了，天哑师徒，我们会自己对付，那姓殷的小子，也请她自己处理！”

殷风剑光如练，剑风呼呼，指东刺西，如入无人之境；众杀手魂飞胆裂，斗志尽丧，纷纷走避。

天哑师徒没有了厮杀对象，象两个血人似的，呆呆站在那里望着殷风发愣。

殷风瞪着丑金刚冷冷道：“你赖在这里不走，是不是要你师父陪你一起死？”

丑金刚心头一凜，如自梦中惊醒。慌忙过去拉了天哑老人一把，又朝天哑老人快速地比了几个手势，师徒两人这才带着一身创伤，匆匆离开后院。

龙老大、龙七，以及那十来名杀手惊魂未定，眼看天哑老人同丑金刚离去，亦不敢加以阻拦。

就在这时，西边墙头，忽又出现两条身形。

两人正是无心婆婆和断魂枪邵火狮。

无心婆婆站在墙头上，目光四扫道：“那小子在哪里？怎么不叫人拿他下来？”

邵火狮忍着一腔怒火，佯作谦逊道：“这小子棘手得很，就因为大伙儿拿不住他，所以才不得以惊动婆婆。”

无心婆婆不再说什么，铁拐一顿，飞身而下。

邵火狮跟着也下了庭院。

殷风仗剑屹立，很仔细地留意着无心婆婆的一举一动。他已救出天哑师徒，仍然不肯离去，显然就是为了想要看一看这个名气更在山湖五怪之上的黑道魔婆生的是副什么样子。

无心婆婆也将殷风上上下下打量了两眼。

最后，她目光停留在殷风脸上道：“江湖上传称的恶棍殷风，就是你小子？”

殷风淡淡一笑，纠正道：“该说大恶棍殷风！你漏了一个大字。”

无心婆婆面孔一沉道：“瞧你这副嬉皮笑脸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殷风微笑道：“这也不尽然，如果从形象上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品德，象你这位无心婆婆，看起来慈眉善目的，慈祥的象个女菩萨，照理就该是个好东西才对，事实上尊驾是个什么东西，尊驾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无心婆婆怒吼道：“小子放肆！”

殷风微笑道：“放肆？我已经说得够客气的了。象你这种是非不分，杀人不眨眼的恶婆子，你想得到江湖后辈什么样的尊称？”

断魂枪邵火狮见殷风不把无心婆婆放在眼里，任意嘲弄奚落，心头大感快慰。

他恨透了这个老婆子。

如今庭院死尸狼藉，杀人的虽是天哑师徒和殷风，但他却以为这个臭老婆子才是罪魁祸首。

因为，这个臭老婆子如果不端架子，首先帮他解决了天哑师徒，他这一方今晚又何至于伤亡如此惨重？

殷风把老婆子说得够痛快了，他觉得还不怎么过瘾。

他要自己插上几句，才能消尽心头一口恶气。

“婆婆，你瞧这小子多嚣张！”他佯装忿忿不平：“婆婆是多大年纪的人了，这小子竟然敢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地骂个不停，这成了什么世界？”

无心婆婆并不领情，鼻中一哼道：“你少噜嗦！”

邵火狮心中已经舒坦多了，连忙道：“是，是，是！”

无心婆婆铁拐一扬，指着殷风道：“凤阳无极神翁萧平野一家三十八口灭门血案，可是你小子的杰作？”

殷风平静地道：“不是，但我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

无心婆婆似乎有点惊奇，瞪大眼睛道：“你知道凶手是谁？”

殷风道：“就是你这个黑心婆子！因为只有你这种黑心婆子，才会狠下心肠来做这种人神共愤的黑心事！”

邵火狮快活得几乎想喝彩。“这小子满口胡言，简直造反了！”

无心婆婆气得满头白发无风自扬，当下也无心去体会邵火狮那种幸灾乐祸的语气，神仙拐刷的一声，突然点向殷风眉心。